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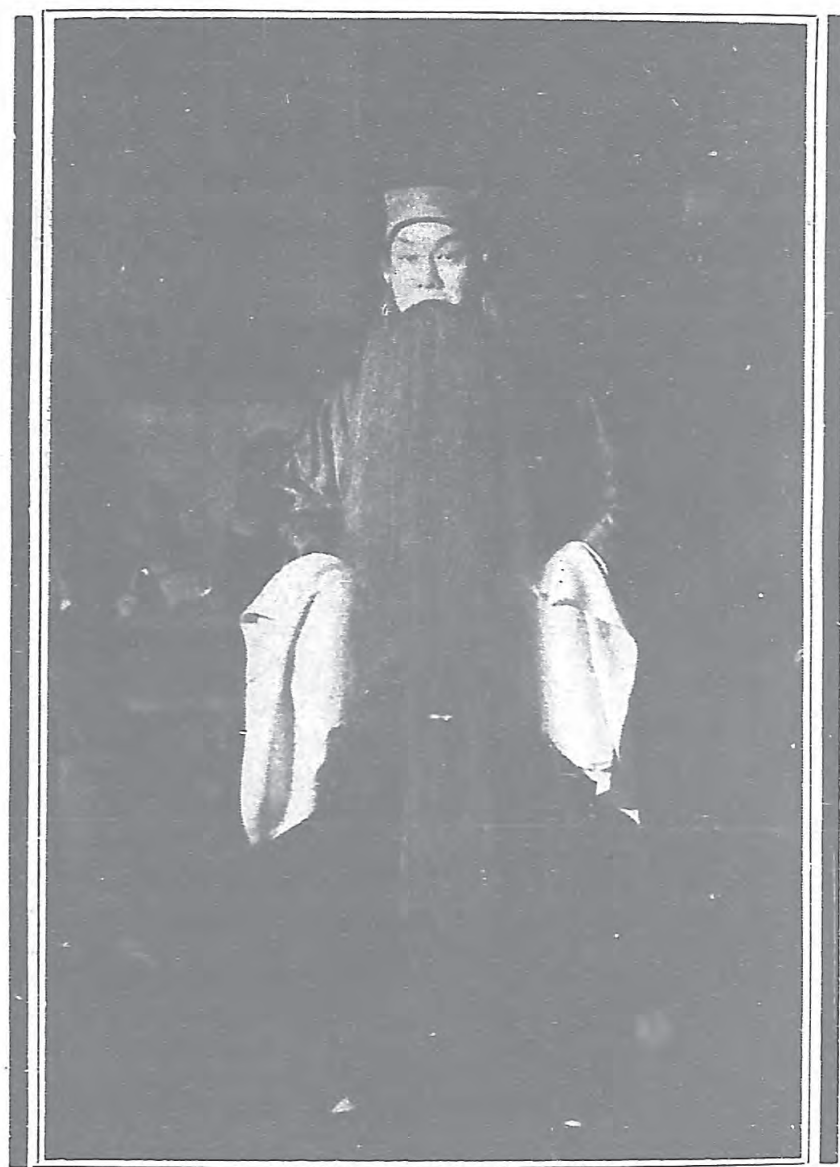
麒麟童真本之十

金本生死板

周信芳



主編	張中原
校正	高百歲
校訂	江一秋
編輯	潘念辰



——周信芳君生死板劇照——

生 死 板 之 主 演 者



高 百 歲 之 君 劉 子 明



周 信 芳 之 君 劉 子 忠



于 素 蓮 女 士 之 吳 氏



王 蘭 芳 之 君 馬 氏



馬 俊 玲 之 君 劉 定 生



梁 次 山 之 君 保 柱



周信芳主演生死板之舞臺面(攝於上海卡爾登戲院)

周信芳君主演生死板之化裝譜

秦泰來攝



麒麟童真本之十

生死板劇情

宋時。劉子明，父母幼喪，賴兄子忠扶養攻學，及長，科中秀才，娶吳氏，生子女各一，子名定生，女曰金姐，家庭間頗為和睦；惟子忠繼妻馬氏，性毒而悍，乃一再蘇婦，又攜其前夫之子保柱，亦甚狡刻，二人自過劉門，視子明如仇，久懷嫉心。適子忠以相士言，避禍黑房，家務悉付子明，馬氏益恨，陷其在外浪遊，欲與之分居，子忠信之，出黑房，責子明，復與分居焉。

鄰里關玄郎曾向子忠借銀三百兩，進京引見求官，得欽放縣令而回。馬氏令子忠往索債，子忠不肯，乃勸酒使醉，命保柱偕往大街，向玄郎索銀未得，保柱從旁挑唆，謂玄郎抵賴不償，子忠以醉後失慎，擊斃玄郎，被扭至官。子明聞之，急投衙認罪，縣官以其昆

仲義重，命奪生死板以斷，詎子明得死板，替兄入獄。縣官憫其義，欲超其生，奈上詳不准，令絞死。

子明既死，吳氏被逼不勘，攜金姐投巷為尼；馬氏故使子忠出尋，又與保柱毒打定生，並去其衣帽，令掃雪庭院中。子忠歸，見定生僵卧雪內，遽問馬氏，馬氏掩飾其詞，乃又用保柱言，燒其碗，遞與定生進餐，定生被燙失手，馬氏指為使性，子忠不知說，怒責定生，定生懼而出逃。既而子忠覓之歸，見其兩手皆燙爛，始知馬氏之毒計，於是，與其分室另居，偕定生卧樓上。馬氏見子忠遠已，怨極，命保柱以鉄蓮花謀斃定生，不意誤斃子忠，乃嫁禍於定生，控指官，且勒之不准啓言。適包公巡撫至，提審之，知定生非啞，命將其物於市口，使人與之談話。是時，吳氏亦以奉師緣化至，得見定生，相抱痛哭，定生悉告往情，包公捧狀，明其冤，並救子忠活。

登 場 人 物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張慧僊	四遊客	保柱	劉子忠	馬氏	保柱	劉子忠	劉子明	吳氏	劉子忠	馬氏	保柱
第四場				第五場				第六場			
四賭棍	馬氏	保柱	劉子忠	吳氏	劉子明	馬氏	保柱	劉子忠	吳氏	劉子明	馬氏
第七場				第八場				第九場			
劉子明	保柱	劉子忠	馬氏	劉子明	保柱	劉子忠	吳氏	劉子明	保柱	劉子忠	馬氏
第十場				第十一場				第十二場			
劉子忠	四差役	書僮	關玄郎	保柱	劉子忠	劉子明	保柱	劉子忠	吳氏	劉子明	馬氏
第十三場				第十四場				第十五場			
四差役	書僮	劉子忠	四衙役	二差	新安縣	劉子明	掌板	劉子忠	吳氏	劉子明	馬氏

登 場 人 物									
新安縣 劉子明 二劉子手 劉子忠 劉定生 劉金姐 吳氏			第十四場 馬氏 保柱			第十五場 劉定生 劉金姐 吳氏			
馬氏 保柱 劉子忠			第十六場 四小尼姑 劉金姐 吳氏 尼姑			第十七場 馬氏 保柱 劉定生 子明魂 劉子忠			
第十八場 劉定生 劉子忠			第十九場 劉定生 劉子忠			第二十場 馬氏 保柱 劉子忠 劉定生			
保柱 馬氏 地保			第二十一場 新安縣 二差 四衙役 地保			第二十二場 劉定生 馬氏 保柱 四龍套 四衙役 二差 張龍 趙虎 王朝			
新安縣 四龍套 張龍 趙虎 王朝 包公			第二十三場 劉定生 馬氏 保柱 四龍套 四衙役 二差 張龍 趙虎 王朝						
馬漢 新安縣 包公 保柱 劉定生 馬氏 吳氏 劉子忠									

第一場

玄郎：（書信引上）『二黃搖板——家業空虛囊無錢。如何能夠身居官。』在下，開玄郎。乃本處人氏，只因祖上係國立功，爭下世襲官位；目前京中有書信到來，命我進京引見，引見之後，可得現任官員，怎奈手中缺乏，無有這三百兩引見紋銀，何能前去；此處有一劉氏弟兄，為人十分慷慨，家財到很豐富，不免前去借貸。僮兒，帶路。『搖板——叫僮兒帶路往前躡。見了那劉員外細說根緣。』（同下）

第二場

子明：（上）『引——幼讀書經千萬篇。窗前琢磨硃硯穿。』（坐介）（詩——日月豐富廣良田，不幸幼失老椿萱，多虧兄長來顧念，費門入詳身文元。）學生，劉子明。不幸父母早年去世，多虧兄長扶養成人，並請嚴師教讀，托祖先庇佑，身入費門；今日乃兄長壽誕之期，昨日命我家娘子預備，今已掛燈結彩，想必俱已齊備。

，待我趕趕子喚百出來，準備壽。啊，娘子那裏？

吳氏：（定生金姐同上）夫君為人義氣重，知四德三從。相公。

子明：娘子請坐。

吳氏：有坐。（坐介）

定生——金姐：爹爹。

子明：罷了。

吳氏：相公，喚妾身出來，敢是為大伯壽堂，各色禮儀，怕妾子備辦不齊全麼？

子明：哦！娘子所辦各事，無不妥貼，你看

堂前掛燈結彩，這是多麼齊全。

吳氏：相公過獎。

子明：你我請出兄嫂，一同祝壽。

吳氏：理當。

子明：吳氏：（起坐介）有請兄嫂。

子忠：（馬氏同上）堂前掛燈結彩。

馬氏：一家喜笑顏開。（同坐介）

子明——吳氏：兄長，嫂嫂。

子忠——馬氏：賢弟，弟媳少禮。



485018

定生——金姐：伯父，伯母。

子忠——馬氏：罷了。

子忠：這堂前掛燈結彩，想必是為愚兄壽誕而設？

子明：正是。

子忠：啊呀呀，賢弟，你太費心了。

子明——吳氏：兄嫂請上坐，待我們拜壽。

子忠：不消行此大禮。

子明——吳氏：當得的。

子忠——馬氏：如此，生受你們的了。（排子整衣上坐介）

子明——吳氏：兄嫂請上，受我夫婦拜壽。（整衣拜介）

定生——金姐：伯父，伯母請上，受姪兒女拜壽。

。（整衣拜介同坐介）

子明——吳氏：兄嫂請用壽酒。

子忠——馬氏：請。（排子同飲酒介）

馬氏：（起坐出門介）他們一家，全在這裏吃壽酒，我那颗心肝命保柱，怎麼還沒來呀。

保柱啊。保柱啊！

保柱（幕內）呢——（上）媽呀，什麼事？

馬氏——你在那兒呀？

保柱：我在打瞌睡。

馬氏：今天你大姑爹生日，人家都在那裏拜壽，你快去拜壽去。

保柱：是。媽呀，你帶我進去。

馬氏：你跟我進來。（同進門介）保柱來拜壽啦。

。（歸坐介）

保柱：大姑爹，我替你叩個壽頭。（拜介）巴望你做個千年不死的老猢猻。

馬氏：老壽星。

保柱：哦，老壽星。

子忠：下面吃麵去罷。

保柱：呵，吃麵去了！（下）

子明：請。（排子眾同飲酒介）

玄郎：（書僮引上）『二黃接板——只爲進京把官求。向人借貸臉含羞。』門上那位在？

子明：兄長，門外有人問話，待小弟前去，看看什麼人？

子忠：賢弟，前去看看。

子明：（起坐出門介）是那一位？

玄郎：啊呀，原來是二舅外。

子明：原來是關大官人。

玄郎：啊，二員外，大員外可在府上？

子明：現在堂前。

玄郎：哦，現在堂前，巧得很，煩勞二員外

通稟一聲，就說關玄郎求見。

子明：如此，大官人屈駕片刻，待我稟知家兄，出來相迎台駕。

玄郎：不敢。

子明：（進門介）啓稟兄長，關玄郎關大官人，前來求見兄長。

子忠：呵，關大官人前來，必有事故。你等迴避了。（吳氏定生金姐同起坐介下）

馬氏：（起坐介）關玄郎與我家素無來往，要問你借錢，你可別借給他。

子忠：知道了。（馬氏下）說我有請。（起坐出門介）

子明：呵，大官人，家兄出迎。

玄郎：不敢。

子忠：呵，大官人。

玄郎：大員外。（同進門介）府上掛燈結彩，今

天有什麼喜慶之事？

子明：不瞞大官人，今天乃家兄壽日。

玄郎：啊呀，原來是大員外壽誕之期，備禮不及，拜個壽罷。（拜介）

子忠：子明：不敢，不敢。

子忠：大官人駕臨寒門，必有所為？

玄郎：這個，慚愧啊！

子忠：何出此言？

玄郎：呢，到此不得不說了。

子忠：請講。

玄郎：日前京中有書信前來，令我進京引見，引見之後，可得現任官員，有心前去，怎奈手中缺乏，今萬般無奈，只得顧舍羞，特到府上，請求大員外二員外週全此事，暫借紋銀三百兩，引見之後，若得一官半職，加倍奉還。

子忠：（笑介）我道爲了何事，原來大官人要進京引見，缺少引見銀子三百兩，此乃正事，理應成全，兄弟取一封三百兩銀子來。

子明：遵命。（取銀介）

玄郎：大員外真正慷慨，小弟若有寸進，決不敢忘。

子忠：知己之交，何出此言。

子明：銀子取到。

子忠：（接銀介）啊，大官人，三百兩銀子在此，請你收下。

玄郎：呵，大員外如此週全，銀子我收，須立一張字據做憑。

子忠：這又何必。

玄郎：理所應當。

子明：家兄言道，可以不必。

玄郎：豈有不立憑據之理。（書僮遞紙筆介）立據乎！（排子寫介）請大員外收下。

子忠：呵呵，你太多心了，銀子請你收下。

玄郎：多謝盛意。（接銀介）小弟告辭了。

子忠：大官人借去這三百兩銀子，作為引見之用，一路之上，路費可富裕否？

玄郎：咳，慚愧呀！

子忠：兄弟再取三十兩銀子來。

子明：遵命。（取銀遞與子忠介）

子忠：啊，大官人，這三百兩紋銀，算借與大官人引見之用，喏喏喏，這有紋銀三十兩，乃是老朽送與大官人，以作路費。

玄郎：這如何使得。

子忠：不必推辭，等大官人高升回來，再飲你的喜酒。

子明：大官人不必推辭了。

玄郎：啊呀呀，我暫領了。

子忠：子明：回來接風。

玄郎：告辭了！『搖板——多謝員外贈我銀。沒齒不忘你的恩。但願求官有寸進。皆是員外賜我身。』（書僮引下馬氏保柱同上）

子忠：子明馬氏同坐介）

馬氏：啊，員外，開大官人，他到我們家裏來，有什麼事？

子忠：他要進京引見，缺少引見銀子三百兩，特來我家，問我借三百兩銀子來了。

馬氏：那麼，員外借給他沒有？

子忠：又道是君子有成人之美，自然要與他的

馬氏：如此說來，銀子借給他了？

子忠：借與他了。

馬氏：啊，我有兩句話，想說又不敢說，不說罷，擺在肚裏頭怪難過的，說出來恐怕你們不受聽。

子忠：你要說就說，要不說，你就不必說了。

子明：嫂嫂，有何金言，何妨言明。

保柱：照哇！二叔，叫你說，你就說。

馬氏：哦，二叔叫我說麼？那我就說。我說員外，想我們家，雖然有這些莊田財產，並不是百萬豪富，今天來一位大官人，借銀三百兩，明天再來一位二官人，借銀三百兩，等着還有三官人，都來問你借一點，家財豈不化為烏有，我們年紀一天老似一天，到了受那種老來貧，那就受苦死了。

保柱：照哇！寧可少年苦，不受老來貧。

子忠：咳，開大官人他有正用，豈有不借與他之理。

馬氏：我這勸你是好話。

子忠：你們婦道人家曉得甚麼？

馬氏：唷！婦道人家就不是人麼，你們沒有我們婦人，你們怎麼得活呀？

子忠：呸！不要你管。

馬氏：哈哈，不要我管，我就不管。（起坐介）

子明：嫂嫂，不必生氣。

馬氏：得啦！我不說，你叫我說，我說了，碰了一鼻子的灰，算我倒霉。（下）

子明：兄長，嫂嫂性情不好，不要與他生氣，還是到外面遊玩遊玩，散散心去罷。

子忠：好，保柱備驢伺候。（保柱應介拉驢介）

『搖板——不幸髮妻早喪命。續娶馬氏不賢人。話不投機常爭論。』驢來。（上驢介）『大街之上去散心。』（保柱同下）

子明：『搖板——祇望做壽多吉慶。不想口角鬧紛紛。』（下）

第二場

悲慘：（上）『二黃搖板——斷人吉兇禍福定。將身且把茅蓬進。』（四遊客上作問相介）

下

保柱：（幕內）閑人閑閑，驢子來了。

子忠：（幕內）保柱帶路。（保柱同上）『搖板』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鬧吵了。保柱催驢大街到。紅塵美景無心瞧。』啊，保柱，無有甚麼散心之處，我們回家去罷。

保柱：大姑爹，你看那傍有一算卦看相的，咱們前去看看相，問問流年，看看你老人家還有幾年老運。

子忠：咳，走江湖之人，信口開河，我們好端端的，其他則甚？

保柱：大姑爹，這個人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們去看看相，化不了幾文錢，再說，我們走了多少路，沒有歇過，我們到他那兒，歇歇力，也好拿他尋尋開心。

子忠：好，就去看罷。（下驢介）

保柱：（低聲）先生，劉大員外來了，你還不起來迎接。

慧德：（起坐介）啊！原來是劉大員外。

子忠：先生。（看介）啊，保柱，他怎麼知道我是劉大員外。

保柱：是我方才對你言過，他能知道過去未來之事，這是他來卜先知。

子忠：哦！他來卜先知。

慧德：大員外，還是看相，還是算卦，還是排八字，問流年？

子忠：我並不是特意前來請教，我們是閒遊至此，偶然而已。

保柱：大姑爹，你老人家看看相罷。先生，我們大員外，乃是財主，你相的好，多把銀子與你。（作手勢介）

子忠：咳，甚麼財主不財主，也不要先生奉承好話，又道是君子問禍不問福。

慧德：是的，就看看相罷。（子忠同坐介）請升升冠，請左手一看。（子忠抬帽伸手介慧德看介）好貴相！大員外，並非是在下奉承，這是在書的。

子忠：請先生直言。

慧德：大員外，你的相是天庭飽滿，眉目清秀

，地角方圓，一般平口方唇，厚鼻有准，臉腮不露，耳有輪，指掌相長，好少運，行步端方，老不貧，言談聲響，貴人命，身材相稱，掌權術，好相好相。

保柱：（拉子忠起坐介）大姑爹，這先生說的真對，你賞他一兩銀子。

子忠：咳，把他一錢銀子足矣。

保柱：給他三錢銀子。

子忠：三錢太多了。

保柱：不多不多。

子忠：好，就給三錢。（取銀給保柱介歸坐介）

保柱：我拿給他。（接銀介）先生，大員外賞給你三分銀子。（遞銀介）

慧僊：多謝員外。（看子忠介）咳，好不好。

子忠：先生何言不好？

慧僊：大員外方才看相時，未見表現，忽然這傾刻之間，大員外面上，起了黑暗凶氣，在百日之內，定有大災大禍。

子忠：哈哈，想我積善之家，那有什麼災禍啊？是了，方才奉承我好些言語，我送了

先生三錢銀子，你敢莫是嫌少了，你就說出了這驚人言語。

慧僊：啊，員外，既不相信我言，請將所賜銀子，原封退還，不敢領受。

子忠：（接銀起坐介）啊，保柱，我把先生三錢銀子，你把他乃是三分銀子，銀子那裏去了？

保柱：甯，吊在我的兜裏。

子忠：哼！快快送與先生。

保柱：給你。（遞銀介）他真利害，我揩油，他都算出來啦！

慧僊：大員外如不相信，我是不要錢的。

子忠：先生，方才看相，說出之話，並未提起分毫凶惡之語，怎麼一時之間，就現出災禍啊？

慧僊：大員外，又道是禍福本來無定啊。

子忠：既然如此，請先生再看一看。

慧僊：是。額骨透亮起烏雲，兩頰斑點主災星，面帶七殺傷人命，陰人險惡起禍根。

子忠：（驚介）請問先生，可有解破？

慧僊：請大員外回得府去，備黑房一間，大員外
在房內躲避百日，一日三餐，命人送
來與你，千萬不可出來，百日之內，不
要見天日，最要緊不能見油頭婦人，躲
過了百日，方保無事。

子忠：啊，有勞了。（起坐介）保柱起下了。

保柱：曉得。

子忠：再送先生三錢銀子（取銀遞保柱介）

保柱：給過他銀子，不要再給他了。

子忠：啊，有勞了！『搖板——先生看我必靈應

。道我百日有難星。回家備房來藏隱。

（保柱帶驢介上驢介）禍免再來謝先生。

『（下）』

保柱：先生，你好凶，我賺的銀子，你真想的
好法子要回去，來來，沒有別的說，替
我白看一相罷。

慧僊：你要看相？（看介）不要氣呀。

保柱：不氣。

慧僊：口似血盆眼似鈴，惡毒壞計藏在心，隨
娘收嫁無准姓，做了八次拖油瓶。

保柱：你這是罵我，我把你這王八爺的。（搶
銀下）

慧僊：這個奴才，日後劉大員外的事，定壞在
他手哇！（下）

第四場

馬氏：（上）『二黃搖板——東燒香西拜佛朝山拜
廟。三六九吃花齋木魚來敲。但願得修
一個長生不老。（坐介）與天地來同休快
樂逍遙。』

子忠：（保柱同上）『搖板——適才間看一相甚不
吉兆。他言道百日內禍事難逃。又命我
備黑房躲避方妙。免見那油頭婦脫去禍
苗。』（下驢進門介）

馬氏：（起坐迎介）啊，大員外回來了。

子忠：回來了。（坐介）咳！

馬氏：哎呀，大員外，我是個心直口快之人，
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你老人家生了這
麼大的氣，出去散了半天心，氣還沒有
消麼？啊呀，叫我多麼難過啊！

子忠：咳，我並不是與你口角生氣呀！

馬氏：哦，你不是為我生氣，那麼，你為甚麼這樣愁眉不展的呢？

子忠：方才我同保柱到大街散悶，過一相面先生，與我看了一相，言我百日之內，定有大禍臨身。

馬氏：啊呀，員外呀，我們積善之家，那裏會有禍事，他們走江湖的，常言道的好，江湖口無量斗，你不要聽他的話。

子忠：咳！雖然是江湖之言不可深信，也不得不信啊！

保柱：媽呀，這相面先生真靈，他說我是個拖油瓶，已經八次啦。

馬氏：放屁。

保柱：他還叫大姑爹，預備黑房一間，在裏頭躲避百日，不要見油頭婦人啦！

子忠：呢，不錯，他還叫我預備黑房，躲避百日，不要見油頭婦人。保柱，請你二叔前來。

保柱：曉得。二叔，大姑爹請你哪。

子明：（幕內）來了。（上）窗下習八股。奔保望

前途。

保柱：二叔，大姑爹請你。

子明：（進見介）兄長嫂嫂。（坐介）

馬氏：二叔。

子忠：啊，賢弟，方才愚兄在大街之上，遇一相面先生，他言我百日之內，定有大禍臨身。

子明：這看相之人，乃江湖之口，不可深信，況我們安分守己，那有什麼大禍？

馬氏：照哇！不要聽他的話。

子忠：話雖然如此，但是不可不信啊！

保柱：二叔，那先生他說有破解。

子明：有何破解？

保柱：他叫預備黑房一間，請大姑爹住在裏頭，一日三餐，命人送去，百日之內，千萬不要見油頭婦人之面，躲過一百日，方保無事。

子明：既然有此破解，我們就去預備黑房一間，請兄長住在裏面，躲避百日，不要見油頭婦人就是了。（馬氏氣介）

子忠：就命賢弟備辦黑房。（下）

子明：遵命。(下)

馬氏：咳！保柱，這都是你的壞主意。

保柱：怎都是我的壞主意呢？

馬氏：你想出這法子，叫他在黑房裏，躲避百日，媽媽我跟他他是老夫老妻，叫我冷清清的，多麼難受呀！

保柱：這是一個好機會呢！

馬氏：甚麼好機會？

保柱：你不是常對我說，你到啦這裏，撈不到錢嗎？等著老頭子住在房裏一百天，這萬貫家財，定是付你執掌，那時節由你吃好的，穿好的，愛怎麼花就怎麼花，反正他在黑房裏頭也不出來，這不是好機會嗎？

馬氏：這倒對的。心肝的，來呀！

保柱：來啦！(同下)

第五場

子明：(小過門保柱同上打掃黑房介)有請兄長。

子忠：(馬氏同上)你們站定，聽我一言(衆應)

介)我在大街看相，相面先生言我，百日之內有禍臨身，我想這吉凶禍福奉無一定，他又言如要破解，須住黑房，不見天日，百日之內不要見油頭婦人。馬氏，我雖與你夫妻之份，你在这百日之內，也不可前來見我啊。

馬氏：大員外，你老人家在黑房避難，這家中上下一切銀錢賬目，總要一人料理，我忙也忙不過來，怎麼還有功夫前來看你呀？

子忠：這家中的銀錢賬目，我在外面是我掌管，如今我要避難百日，不能出來理事。

馬氏：交給我掌管，包准不錯。

子忠：(笑介)不須勞動你了，我已付與我家兄弟掌管了。

子明：啊，兄長，現有嫂嫂在堂，自然嫂嫂掌管。

子忠：休要多言，一天三餐，令你與我送來，不可遲誤。保柱在此陪伴與我。賢弟，將門鎖上。(拉保柱進房介)子明開門介

子忠下

馬氏：好好人，兒聽鬼話。

子明：避難之事恐有差。(同下)

保柱：哈哈，把我也關在裏頭啦，這怎麼辦哪！

呢，那邊有狗洞，待我鑽狗洞出去玩去。(鑽狗洞介)

四賭棍：(上)保柱呀，保柱呀，快來快來。

保柱：(出狗洞介)來了，來了。

四賭棍：你到正有趣，在這裏鑽狗洞。

保柱：別胡說八道，你們什麼事啊？

四賭棍：我們在這裏要錢，一塊兒走。

保柱：要錢，好，走走走。(衆同下)

第 六 場

馬氏：(上)奴家本姓馬，命裏犯桃花，嫁了六

七次，八次到劉家。(坐介)我們老頭子

，聽信了看相的話，家裏大小事情，全

在二叔手中，真把我氣死，待我喚出保

柱來，想個主意才是。保柱那裏，保柱

那裏！啊呀，他到那裏去啦？

四賭棍：(保柱同上)呢，你怎麼走啦，錢哪？

保柱：等一會兒，我就拿來。

四賭棍：你要來啊！(下)

保柱：(進門介)媽呀。

馬氏：你上那兒去啦？

保柱：玩兒去啦。媽呀，你什麼事，這樣的着

惱啊？

馬氏：你姑爹躲在黑房裏頭不出來，家裏大小

事情，全在你家二叔手中，我們就吃一

碗白飯，這不叫我氣死嗎？你可有什麼

壞主意，鬧他們個天翻地覆，家宅不安

。

保柱：什麼，叫我出壞主意，鬧得他們天翻地

覆，家宅不安嗎？

馬氏：是啊，你有什麼主意啊？

保柱：我說媽呀，我們在這裏白吃了他們的飯

，還有害得他們天翻地覆，家宅不安，

我們良心上也說不過去啊！我可沒有什

麼壞主意。

馬氏：哦，你沒有壞主意？

保柱：我沒有。

馬氏：好哇，你沒有，你就出去，不要來見我

好啦。

保柱：出去，我就出去好啦。（出門介）呢，叫

我害人，這是什麼話！

四賭棍：（上）呢，你怎麼不來，錢哪？

保柱：我身上沒有哇，等一會。

四賭棍：不行，剝下衣服。你等一會拿錢來贖

。（剝保柱衣服介下）

保柱：媽呀，媽呀，我的老媽！（哭介）

馬氏：（起坐開門介）甯，這是什麼回事？

保柱：我凍死啦！（同進門介）

馬氏：你的衣服哪？

保柱：我去賭錢輸了，被他們剝去啦！媽呀，

你給我二兩銀子，我去贖回來。

馬氏：那麼，你的主意有嗎？

保柱：壞主意啊，有啦。

馬氏：（取銀介）好，下次可不許再賭啦！

保柱：曉得啦。（接銀出門介）朋友走上。

四賭棍：（上）錢有啦嗎？

保柱：有啦，錢拿去，把衣服與我穿上。（四

賭棍接銀與保柱穿衣介下保柱進門介）

馬氏：好啦，有什麼主意？你說罷。

保柱：媽呀，大姑爹在黑房裏頭躲避，無故把

我也關在裏頭，是我鑽狗洞出來，如今我再鑽狗洞進去；就說二叔在外面吃喝嫖賭，浪蕩逍遙，把萬貫家財化了一大半，大姑爹聽了，定要生氣，把二叔叫來，責罵一頓，豈不就鬧得他們天翻地覆家宅不安嗎？

馬氏：他要是相信呢？

保柱：他要是相信，媽呀，那時節，你就闖進黑房。

馬氏：百日之內，不可見他的面呀！

保柱：管他許多，你闖進黑房，就把這意思說上一遍，你再說這日子，過不成了，放聲大哭。

馬氏：他若再不相信呢？

保柱：他若再不相信，媽呀，老頭子最怕人說他沒兒子，你就說二叔在背地裏，罵他焦尾巴斷子絕孫，他必然動氣，定要與他爭吵，那時節，你在一旁，見機行事

，這不是好咗嗎？

馬氏：好！就照這樣辦來，你先進去罷。

保柱：我還得躡狗洞進去。（同下）

第七場

子明：（幕內）走哇！（上）『二黃搖板——相士言兄長有禍事不小。要破解躲百日免見多姣。因此我送飯食親自來到。表一表親手足一母同胞。』啊——保柱，飯來了。

保柱：（上接飯介）二叔，怎麼祇有一份飯？

子明：這是你大姑爹的飯。

保柱：我的飯呢？

子明：啊呀，你的飯，我倒忘了，隨後我就送來。（下）

保柱：哈哈！一樣的人，要吃兩樣的飯，真氣人，也罷，老頭子睡覺了，待我先吃罷，（吃飯介）

子忠：（上）啊！保柱，什麼時候了？

保柱：過了午了。

子忠：怎麼，你二叔還不送飯來。

保柱：他沒來。大姑爹，你還想他送飯來給你

吃嗎？

子忠：啊，這是什麼話呀？

保柱：他呀？

子忠：講！

保柱：我不敢講。

子忠：叫你講，你就講。

保柱：大姑爹，方才我聽得外面有人在說話，我這麼一聽，原來他們在講我們的二叔，說什麼自從老你人家在黑房裏頭之後，二叔就在外面，吃喝嫖賭，浪蕩逍遙，把萬貫家財，化了一大半啦！這時候恐怕他到外面約定三朋四友吃酒去了，那裏還想起給我們送飯呢。

子忠：咳，旁人之言，不可深信。

保柱：你不信啊，要是有這麼回事，我媽，他就來啦！

馬氏：（幕內）走哇！（上打進門介）老頭子，你

在這裏到安穩，我們家的日子過不了啦！

子忠：啊！好賤人。『搖板——先前我會對你表

。百日不見女多姣。今日無辜黑房到。誠恐禍事難躲避。』(叫頭——馬氏——)我先前怎樣吩咐與你，叫你百日之內，不要見我，你今日這樣慌慌張張跑進黑房，你……是有意與我取禍呀！

馬氏：「呀呀，我的大員外呀！你自在這黑房之內躲避，你不曉得我們家裏，弄得不成人家的樣子了，二叔在外面結交一般朋友，都是遊手好閒之人，吃喝嫖賭，浪蕩逍遙，咱們家這一份家財，就這麼半天功夫，恐怕要用去了一大半了。」

子忠：「胡說，我家兄弟他是讀書之人，況且是個誠實君子，斷不會做出此事。」

馬氏：「噯！這一說你還不相信嗎？」

子忠：「我不相信。」

係柱：「他還罵呢。」

馬氏：「對呀，他還罵你呢。」

子忠：「他罵我何來？」

馬氏：「他罵你焦尾巴，斷子絕孫。」

子忠：「你待怎講？」

馬氏：「他罵你焦尾巴，斷子絕孫。」

子忠：「好畜生！』」係柱——平日長厚今不好。爲何罵我絕後苗。怒氣不息前堂到。(同出門圓場介)喚他責問恨方消。』(坐介)

係柱：「二叔，大姑爹請你。」

子明：「(幕內)來了。』」係柱——清理賬目事方了。忽聽前堂鬧吵吵。兄出黑房事蹊蹺。」

子忠：「(氣介)呵……還不與我滾了出來。」

子明：「呵！』」係柱——兄長怒氣千丈高。(進門介)兄長，嫂嫂。」

馬氏：「二叔來了。」

子明：「呵，兄長，相面先生叫兄長在黑房裏頭，躲避百日，不要見那油頭粉面的婦人，怎麼就出來了呢？」

子忠：「呵，怎麼你不叫我出來嗎？」

子明：「呵，兄長，小弟做了什麼錯事，兄長這樣動怒啊？」

子忠：「呵！好奴才，我在黑房避難，你不該在外面，結交三朋四友，吃喝嫖賭，浪蕩。」

道遠，將我一份家財，化費大半，這不是你這畜生幹的嗎？

子明：啊，兄長，小弟從來不會吃喝嫖賭，兄長你也曉得的，小弟豈是那等人呀？

子忠：他倒栽賴得干淨。

馬氏：如今的人，要像二相公這樣也正少了。

子忠：呃，他還罵我什麼？

馬氏：焦尾巴，斷子絕孫。

子忠：呃……，焦尾巴，斷子絕孫，這也是你這畜生罵的嗎？

子明：啊呀，兄長，我何曾罵過兄長！

子忠：你這畜生，真正不如禽獸，哼！（氣介）

子明：啊，兄長，小弟無有此事啊！

子忠：（氣介）哼！這還了得，氣死我了。

子明：兄長不要生氣，小弟無有此事，你不要聽那旁人之言啊！

保柱：（出門招手子明出門介）二叔，你怎麼這樣傻哪？大姑爹這麼大年紀，他氣的要死，他說你做出這些的情，你咬定沒有這些事情，你們兩個人，這樣說法，一

輩子也弄不清楚，若把他老人家氣壞了，這怎麼好哪？

子明：這……便怎麼好啊！

保柱：你上前說兩句順口話，承認三分兩分，他老人家聽了，讓他罵兩句消消氣，也就完了。

子明：咳，我沒有這些事，怎麼好承認呀？

保柱：我曉得，你過去這麼說，哥哥，你不要生氣，這些事情，小弟是不敢的，不過同幾個朋友在一塊走走，他要是問你，在外面賭錢的事，你就說賭錢是不會的，不過看上兩眼。

子明：咳，我不會賭錢呀！

保柱：我曉得，他若再問你嫖呢？你就說嫖麼是沒有的，不過和幾個朋友在一塊遛場作戲罷了。

子明：我無有此事啊！

保柱：我曉得呀，他要是說你為何要在背後罵我，你就說罵是更不敢了，不過在背後談論幾句。

子明：咳，這越法的無有此事了啊！

保柱：我曉得，你怎麼這樣糊塗啊，你這麼一說，他那麼一樂，豈不是全完了麼？

子明：說得的？

保柱：說得的，不要緊，去呀！（同進門介）

子明：兄長，不要生氣，這些事情，小弟是不敢做的。

子忠：還說沒有，倒扒賴得干淨。

保柱：（低聲）同朋友一塊走走。（將子明頭作點介）

子忠：啊，同朋友一處走走？

馬氏：同朋友一塊走走，那麼，吃喝嫖賭，也是有的了。

子忠：照哇！既然同朋友一處走走，賭錢的事有的了。

子明：兄長，你是曉得的，小弟不會賭錢的呀。

子忠：還要抵賴。

保柱：（低聲）不過看過兩眼。

子忠：看過兩眼？

馬氏：那麼嫖也是有的了！

子忠：呃，嫖呢？

子明：兄長，小弟是從來不會嫖的呀！

子忠：他還要抵賴。

保柱：（低聲）不過跟幾個朋友去逢場作戲。

子忠：啊，逢場作戲？好，好畜生！你還罵我什麼焦尾巴斷子絕孫，這也是你這畜生罵的嗎？

子明：這個，我怎敢罵呀！

保柱：（低聲）罵是不敢罵的，不過在背後談論幾句。

子忠：怎麼講，你在背後談論幾句。（保柱叫子明作點頭介）

子忠：好畜生，我何曾待虧與你，你走過來，走過來，好畜生！（起坐打子明嘴巴介）家法伺候。

馬氏：（遞大板介）老頭子，這裏不是現成的板子。

子明：我上了你們的當了。

子忠：（接大板介）『搖板——你問心我待你恩德可小。你為何罵我絕後代根苗。你的心

似禽獸仁義不曉。』(圓場打子明介)畜生！『手足情從此絕兩不相交。』

子明：啊呀，兄長呀！(跪哭介)『搖板——勸兄長免發怒聽我稟告。我並未去飲酒吃喝賭嫖。罵人事更加我全然不曉。你今日打死我冤屈難消。』

馬氏：老頭子，你這麼大年紀冤屈好人，這有點下不去罷。

子忠：呸！『搖板——你讀書忘却了聖賢訓教。骨肉情你付與流水花飄。弟兄們原本是同林之鳥。大限到要展翅飛騰升高。』(踢子明介)去罷！(歸坐介)

子明：啊呀！(哭介)『搖板——我兄長他執迷將我恨惱。百般的苦衷告不肯來饒。沒奈何把娘子一聲高叫。』娘子快來。

吳氏：(定生金姐同上)呀！『搖板——見官人淚滿面汗似水澆。』

子明：娘子呀。『搖板——我兄長聽人言將我來惱。你快快帶兒女上前求饒。』

吳氏：『搖板——大伯伯就不起無限煩惱。想必

是撒是非惹起禍苗。含悲淚帶妓兒屈膝哀告。』

保柱：咳，大姑爹一百天不能見油頭粉面的婦人，你不要進去。

子明：住了，你母親他不是油頭粉面的婦人麼？快進去。

吳氏：(定生金姐同進門跪介)大伯呀！『搖板——丈夫過妻代罪望乞恕饒。還看着二妓兒年紀尚小。』(定生金姐同哭介)大伯呀！『他是你劉家的後代根苗。』

子忠：呀！(起坐介)『搖板——我只望弟成名終身有靠。誰知做燕啣泥枉費心勞。見一雙兒和女痛哭哀告。用手攙』

馬氏：嘿！有點不好看罷。

子忠：『搖板——兒和女珠淚雙拋。』(跪介)馬氏：哈哈，什麼我都看見過，從沒見過大伯和弟媳婦兩個，拜起天地來了。

子忠：呸！(立起歸坐介)

子明：哼！起來。(吳氏定生金姐同立起介)嫂嫂，我兄長他是年邁之人，我向他苦苦

哀告，他到有饒恕之意，你在一傍，多言多語，慢說沒有得罪與你，總然有得罪與你，這樣苦苦哀告，也就是了，這樣，你還是拿把刀來，把我殺了罷。

馬氏：啊呀，老頭子，你聽見了沒有，要動刀了，他要殺我啦。（坐地介）啊呀，天哪，天哪。（哭介）

子忠：（起坐介）啊！鬧得這樣，依你要怎麼樣啊？

馬氏：依我呀，分家。

子忠：分家！

子明——吳氏：家是不能分的。

子忠：不能分。

馬氏：如不分家，這個日子我是過不來的。我

祇好死。

子忠：不要鬧，一定要分家？

子明——吳氏：家是不能分的。

馬氏：不分家，我就去死。

子忠：照這樣鬧法，我實在受不起，咳，分了罷！

馬氏：分嗎？

子忠：分了。

馬氏：分了就就好了。（立起介）

子忠：保柱，你去請舅公前來。（衆同下）

保柱：曉得了。（圓場介）舅爺爺在家麼？開門呀。

舅爺：（上）甚麼人？（開門介）哦！是你啊，到此何事？（保柱欲拉舅爺走介）甚麼事這樣急法？

保柱：不錯，我們大姑爹請你去，快走快走。

舅爺：我不信，你這孩子不老誠，老是騙我。

保柱：我不騙你，真的是大姑爹請你哪。

舅爺：要是騙我，我可要打死你的。

保柱：你老人家跟我走罷。

舅爺：好，走罷。（同出門圓場介）

保柱：到了，待我去叫他們來迎接你，（進門

介）大姑爺。（子忠馬氏子明吳氏定生金姐同上）舅爺爺來了。

子忠：說我出迎。

子明——子忠：（同出迎介）啊，舅父大人。

舅爺：大相公，二相公。（同進門介）

子忠——子明：舅父大人請坐。

舅爺：有坐。（同坐介）

馬氏：舅舅。

舅爺：罷了。

吳氏：舅父大人。

舅爺：二奶奶少禮。

定生——金姐：舅祖父。（跪介）

舅爺：罷了罷了，起來起來。

舅爺：大相公二相公可好？

子忠——子明：托舅父大人洪福，還好。

舅爺：我們這等人家祇要平安就是福。

子忠——子明：倒茶。

保柱：（敬茶介）舅舅，請用茶。

舅爺：（不接介）不消不消。

保柱：他不喝我來喝了罷。

定生：（敬茶介）舅祖父大人請用茶。

舅爺：呃，我正想喝茶。（接茶飲介）

子忠——子明：擺酒與舅父大人同飲。（馬氏吳

氏應起坐介）

舅爺：不用費心，家常便飯。

子忠——子明：舅父請來上坐。

舅爺：一同坐下。（衆同坐席介馬氏敬茶介）這

是什麼菜？

馬氏：紅燒肉。

舅爺：啊呀，你看，紅燒肉燒得發黑了，你可

記得，去年吃了你的年夜飯，害得肚皮

扯了三天，你拿下去吧，我不用了。

馬氏：你不吃，我就喂狗吃。（收菜歸坐介）

吳氏：（敬茶介）舅父請用。

舅爺：二奶奶的菜，燒得真好，聞聞也香噴噴

的。

子忠——子明：舅父請。（同飲酒介）

舅爺：大相公，二相公，請我到此何事？

馬氏：請你到這裏來喝酒。

子忠：（拉舅爺同起坐介）咳！不幸父母去世之

後，是我扶養兄弟成人，如今我兄弟也

已娶親生子，顯能自立，甥兒如今癡長

了幾歲，難以顧及內外，趁舅父大人在

康健之時，替我弟兄將祖遺田產分開，

我兄弟從此分居另過。

舅爺：啊，分家，這是那個主意？

子忠：是甥兒的主意。

舅爺：這是大相公的意思，不知二相公的意思如何，待我來問問看。

子忠：不要問了。（歸坐介）

舅爺：待我來問問。（拉子明起坐介）你兄長言道要分家，是誰的主意？

子明：啊，舅父大人，想我家哥哥待我甚好，只是嫂嫂，每日吵鬧不休，如今也要吵着分家，啊，舅父大人，家是不能分的。

舅爺：不錯，家是不能分的，我有主意。（同歸坐介）啊！太相公，又道是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煙高，還是不分的好。

子明：是啊，還是不分的好。

馬氏：要不分家，我與老頭子兩個分家，我受不了這些氣。

子忠：啊，舅父大人，你看這個樣子，還是趁你老人家在世，替我們分了好，免得日後爭長爭短，分了罷。

舅爺：看這個樣子，不分也不成了，來，酒飯撤了。

子忠：子明：再飲幾杯。

舅爺：酒已夠了。取紙墨筆硯過來。

馬氏：早已備好。（保柱遞紙筆介）

舅爺：大相公，作幾份分？

子忠：舅父請過來，（拉舅爺同起坐介）啊，舅父大人，我兄弟如今有了子女了，你將這上等的家財，現成銀子分與我兄弟，將這下等薄田產，一切賬目分與甥兒。

舅爺：哦，將上等家財現銀分給你，下等薄田一切賬目分給你兄弟。

子忠：咳！不是的，將上等財產分與我兄弟，薄田帳目分與甥兒。

舅爺：哦哦哦，曉得了。（同歸坐介）

子明：舅父大人請過來。（拉舅爺同起坐介）啊，舅父大人，我那兄長年紀大了，請將上等財產分與我兄長，我麼還年輕力壯，將薄田帳目分與甥兒。

舅爺：哦哦哦，將上等財產分給你，將薄田帳

自分給你哥哥。

子明：咳，不是的，上等財產分與我兄長，薄田帳目分給我。

舅爺：哦，曉得曉得。（子明歸坐介）咳！難得他們弟兄，有這樣義氣，我做舅舅的，也有分得公平才是。（歸坐寫介）立分據人長兄劉子忠劉子明長子定生。

馬氏：保柱。

舅爺：定生，定生。

馬氏：保柱，保柱。

保柱：對呀，長子是我。

舅爺：（起坐介）哦，你是長子，你姓什麼？

保柱：這個。

舅爺：那個。

保柱：我跟我媽的姓，我媽姓什麼，我也姓什麼。

舅爺：你媽媽什麼？

保柱：我媽媽姓馬，我也姓馬。

舅爺：你就安分點罷，真是個什麼東西。（歸坐寫介）長子定生，只因叔嫂不和。

馬氏：兄弟不和。

舅爺：叔嫂不和，叔嫂不和。

馬氏：兄弟不和，兄弟不和。

舅爺：那麼你來寫。

馬氏：我不會寫，我能寫，請你來幹什麼？

舅爺：好，我去了。（起坐介）

子忠：啊，舅父大人不要生氣。

舅爺：他要我甩紗帽呀！我說大奶奶，你心中

放明白些，這一點權力，總是我舅舅的

。（歸坐寫介）叔嫂不和，分居另過，良

田薄田，現銀帳目，金銀首飾，綾羅衣

服，照份均分，各有一紙，永無反悔。

子忠：樓上還有許多零碎物件，不能上紙，請

舅父替我分了罷。

舅爺：零碎物件又不是什麼貴重物件，待我上

樓將物件拋將下來，要他們大家一搶，

搶得多，搶少得少，大家看看如何。

子忠——子明：舅父高才。

舅爺：你們都在樓下等著，等我叫你們方許前來。（衆應介）保柱，帶路上樓。（衆同

下）

第八場

舅爺：（上樓介）大家都來拿東西。（馬氏保柱定生金姐吳氏上保柱搶介）

舅爺：保柱，你餓了罷？我有燒餅，給你拿去在外邊去吃，不許你在裏頭吃，被定生看見要說是我歡喜你，不歡喜他的呀。

保柱：曉得。

舅爺：（捧餅介保柱接吃介）來搶。（吳氏拉住

馬氏介定生金姐搶介）

馬氏：保柱，保柱。保柱快來，都被他們搶完了。

舅爺：沒有了。（下樓介吳氏定生金姐同下）

馬氏：保柱，你沒有吃過餅呀，東西都叫人搶光了。

保柱：我上了他的當了。（同下）

第九場

子忠：（舅爺子明吳氏馬氏定生金姐保柱同上）

有勞舅父大人，這有幾兩銀子，送與舅父大人買些酒菜吃吃罷。

舅爺：不消。

子明：呵，舅父大人，這有幾兩銀子，送與舅

父大人，買些點心吃吃罷。

舅爺：這又何必，你們弟兄雖然分家，手足之

情原在，千萬不要拋棄。咳！若有我姊姊姊夫在世，看見這樣，多麼傷心！（哭介）

子忠——子明：舅父大人不要傷心了。

舅爺：咳！你們須和和氣氣，我就放心了，我要走了。

子忠——子明：不遠送了。

舅爺：你們好好兒啊！（下）

馬氏：家是分了，就該早走啦！

子忠：怎麼，這就要叫他們走了麼？

馬氏：不叫他們走，還留着他們嗎！

子忠：家是分了，趁着還未遷出，你母子去到後西，將物件檢點檢點。

馬氏：不錯，是要去檢點。（保柱同下）

子忠：（兩邊看介）（叫頭——賢弟呀，弟婦，咳，定生，金姐兒啊！）（子明吳氏同哭介）

父母去世之後，實指望助賢弟讀書成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名，不想如今分居另過，雖然分居，手

足之情原在，你來看，愚兄若大年紀，日後還望賢弟婦照應；唉！我總有千言萬語，一時也訴說不盡呀！

子明：兄長呀！

吳氏：大伯呀！（同哭介）

子忠：『二黃原板——祇望學張公義九世同慶。不料想我弟兄把家來分。雖分居且莫失手足情分。兄年邁還仗你夫妻看承。定生兒須要讀聖賢書本。你父子有寸進兄死甘心。』

子明：兄長呀！『原板——聽兄長囑咐言心如刀刃。千萬言衷腸話一時難云。父母死小弟我虧兄照應。養育恩如再造天高地深。雖分居真君子豈能忘本。受恩德決不能負義忘恩。』

吳氏：大伯呀！『原板——大伯伯你素知兄弟秉性。決不敢忘却了養育之恩。奉勸你休多慮保重要緊。須顧念兒和女劉門後根。伯年邁兒女們應當孝順。我夫妻侍奉你早晚殷勤。』

子忠：咳！『搖板——他夫妻一席話令人可敬。

提起了兒和女刀刺我心。勤耕讀莫懶惰用心教訓。幼而學壯而行莫悞終身。你夫妻且迴避凡事謹慎。囑咐言須謹記免我掛心。』

子明：咳！『搖板——我本當對兄長多言談論。

又恐怕勞動他年邁精神。含悲淚辭兄長書房去進。可嘆我親手足把家來分。』

（下）

吳氏：兒呀，與伯父叩頭，我們回房去罷。

定生：金姐：遵命。（叩介）

吳氏：『搖板——含悲淚帶兒女臥房來進。』

子忠：兒呀，你們回來。

吳氏：呀！『搖板——聽大伯呼喚回哭不成聲。』

子忠：定生，兒呀！你須要用心讀書，要聽伯父母的教訓，（看兩邊取銀介）這有點散碎銀子，你帶在身旁，買些紙墨筆硯去罷。（哭介）

定生：多謝大伯。（接銀介）

吳氏：多謝大伯了！『搖板——大伯伯恩高厚贈

兒紋銀。你兄妹須謹記且莫忘恩。叩罷頭隨爲娘西院來進。一家人分作了這兩家人。」

子忠：『搖板——他夫妻回房去痛哭不忍。（哭頭——啊……我的好兄弟，賢弟婦啊！）撒得我年邁人冷冷清清。』

馬氏：（保柱同上）老頭子，不要哭了，早要這樣傷心，也不該將你兄弟一家大小趕出去。咳，我的弟媳婦呀！兩個小心肝兒呀！（假哭介）

子忠：嘿！

保柱：我的媽呀！（假哭介）

馬氏：呸！你怎麼哭起媽來，你媽也沒有死。

保柱：你們哭這個哭那個，我沒有哭的，我祇好哭你。

馬氏：我死了都不要你們哭。老頭子，這一下稱了你的心了，好好的一家人家，你今天也吵明天也吵，現在將你一母同胞親兄弟，一家大小全趕出去，叫我們看了寒心，後來把我們還不定怎樣看待，我

的好兄弟呀！（假哭介）
子忠：哼！這倒是我的不是，豈有此理。（坐介）

保柱：得了，不要再吵起來，我們又要分家，媽呀，你查的賬目，說給大姑爹聽。

馬氏：是吓！老頭子，現銀子全分給了人家，我們全分的帳目，這個日子我們怎樣過的下？

子忠：你們去查罷。

保柱：那末我們來查查看，這陳補裏欠銀三百兩。

子忠：此人死了。

保柱：這是張伯仁欠銀五百兩。

子忠：這個人他絕了後代，他家這一個人都沒有了。

馬氏：啊呀呀，怎麼盡是死的絕的哪！

保柱：這一張乃是關玄郎，欠銀三百兩，這可逃不走啦，我剛才聽說，關玄郎他進京求官，去了半天功夫，在路上就得恩旨下來，有了官啦，如今在街上拜客，好

去問他要呀。

子忠：哦！聞玄郎得官回來了，他既然得官到任之後，自然會將銀子送來，何必前去討要呢。

馬氏：咳，老頭子你錯了，等他送來，不去討去，等到幾時？

子忠：咳，縱然得官，不過剛剛到任，如何就去問他要帳，對於朋友之交，面子上有點下不去呀。

馬氏：哈哈！上任不去要帳，等下任還有錢給你麼？你說面子上難為情，拿不下這個臉麼，不要緊，弄點酒一喝，又道青酒紅人面，酒一下肚，臉這麼一紅，把臉一沉，就可以問他要錢。

保柱：照哇！聞聽聞玄郎在大街之上拜客，路過此地門前，也不進來拜訪你老人家，他真是看不起你呀！

子忠：怎麼，他過門不入？
馬氏：老頭子快點吃酒，趕到大街之上去問問他，這個人真不夠朋友，既然得官，就

該先到我們家打個招呼，吃水忘了掘井的，乘着他上街上拜客，還可以看見他，等他上任後，在衙門裏頭拿出那種官僚架子，誰還見的着他，這個人真沒有良心，他是看不起我們啦。

子忠：哦！保柱看酒來。

保柱：酒斟好了，你喝。

子忠：『搖板——聞玄郎我與他交友投分。得了官良心喪負義忘恩。』（飲酒介）

馬氏：老頭子多喝一點去問問他，要是沒有咱們家銀子，就能得官嗎？

子忠：（飲酒醉介）『搖板——快牽驢到大街將他質問。』保柱，帶定天平法碼借據，隨我前去。

保柱：都帶好了。（背箱介）

子忠：『搖板——到大街找玄郎去討紋銀。』（同下）

馬氏：（笑介）『搖板——老頭子他爲人主張不定。親手足好端端把家來分。非怪我搬是非得尺進寸。憑我這三寸舌誰不愛聽。』

〔下〕

第十場

玄郎：（四差役書僮引上）『二黃搖板——奉旨世襲改現任。拜客而同大街行。』

保柱：（幕內）那前面不是開大官人麼？慢點走，大員外來找你來了。

玄郎：呵！『搖板——劉大員外對我奔。等他前來敘衷情。』

子忠：（保柱同上）『搖板——酒過量被風吹亂了本性。找不着開玄郎頭目發昏。走大街和小巷無他踪影。』

保柱：這不是開大官人麼？

玄郎：大員外我看見你來，在此相等了。

子忠：『搖板——猛抬頭又只見無義之人。』

玄郎：大員外。

保柱：大姑爹，人家給你見過禮啦，你下驢罷。

子忠：（下驢介）大官人。

玄郎：不敢。

子忠：你現今是大老爺了。

玄郎：不敢不敢。

子忠：（冷笑介）恭喜你做官了。

玄郎：聖上的恩典，大員外的提拔。

子忠：咳，我提拔你做官，這個話你還是罵我還是取笑與我呢？

玄郎：那敢罵你呀！

子忠：別的不問你，你借了我三百兩銀子求官，可是有的？

玄郎：有的。

子忠：你如今做了官了，你就該飲水思源，怎麼，你在外東去拜客，西去辭行，我的

門上走過，也不進來了。（作吐介）

保柱：打我們門口走過，他都沒有進來。

玄郎：我何曾走府上門前經過哇！

保柱：你那是繞着道兒走的。

子忠：這些話都不要說了，你借了我的銀子，既然做了官，這銀子該要還我啊。

玄郎：啊，大員外，雖然我得官，還未到任，等到任之後，自然加倍奉還。

保柱：上任的官不還銀子，下任便沒有銀子了。

子忠：照哇！上任你不還我，下任便沒有銀子了，快快拿銀子來。

玄郎：大員外寬等幾日，我自當送到府上。

保柱：照這樣是空口說鑒話。大姑爹，他不給你銀子，你便怎麼樣？

子忠：哦，他不把我銀子，我先在這大街之上丟去他的人，然後拿他借據前去告他。

玄郎：大員外不要聽錯了，我豈能不還你銀子，請員外再等幾日，我自然送到府上。

保柱：他是真不給銀子，他還說等幾天送到府上，這是騙小孩子。大姑爹，要不回銀子，回家又不定吵出甚麼樣子呢。

子忠：哦，他不還我們銀子，你前去高聲大叫，就說關玄郎坐官之人，欠銀不還，將他借據取出來與他看看，我們要去告他。

保柱：（取借據介）坐官的人不要臉，借我銀子不還，我拿這憑據去告你去。（書僮搶借據介）大姑爹不好了欠銀不還，將借

據搶了去了。

玄郎：嚙！膽大的保柱，你信口胡言，挑唆員外，我借的是大員外的銀子，也非是借你的銀子，如其借你銀子，我不還你，你敢把我怎麼樣！

保柱：大姑爹，不得了啦，他把借據搶了過去，如今他說不還你銀子，你敢把他怎麼樣。

子忠：這是他講的？

保柱：呀！你還沒聽見呢，叫你出來要賬，你在這裏打瞌睡，你醒醒罷。

子忠：好賊子！『搖板——關玄郎往日裏爲人正直。今日他搶借據賴我紋銀。上前來抓住他把理評論。』

玄郎：大員外不要動氣。

子忠：（保柱遞法碼給子忠接打玄郎介）『搖板——不還銀打你個頭破血淋。』（作吐介）

玄郎：呀呀！（死介）

書僮：（接法碼介）不好了！出了人命，鎖了見官去。（差役鎖子忠介同下）

保柱：「啊呀，不好了，待我回去告訴二叔。」

(下)

第十一場

子明：(上)「『二黃搖板——自分居時刻間心神不定。心又驚肉又顫坐不安寧。』(坐介)」

保柱：(上進門介)「哎呀，二叔，大事不好了！」

子明：「何事驚慌？」

保柱：「大姑爹在大街之上，用法碼將開玄郎打死了。」

子明：「啊呀！」

保柱：「這是你們家的事，我管不着。」(下)

子明：「『搖板——果應了相士言兄傷人命。這才是旦夕間禍福無定。含悲淚急忙將銀子來請。』」

吳氏：(定生金姐同上)「『搖板——見官人淚湧泉難解其情。』」

子明：(叫頭)「啊呀，娘子呀！」「適才保柱來說，兄長在大街之上，用法碼將開玄郎打死了。」

吳氏：「啊呀！」「『搖板——聽夫言怨老天全無靈應。」

。積善家忠厚人怎降禍臨。事已出無可奈快去打聽。去打點救兄命莫惜紋銀。」

子明：「咳！」「『搖板——聽妻言把我的義氣提醒。能救兄我不惜碎骨分身。家中的大小事托你照應。教訓這兒和女諸事耽心。有千言和萬語訴說不盡。』」娘子，姣兒，我去了。」

定生：「爹爹回來。」

子明：「咳！」「『搖板——小姣兒他喚我必有隱情。』」兒啊，喚我何事？」

定生：「爹爹，這是伯伯與我的散碎銀子，買紙墨筆硯用的，孩兒還未曾用去，請爹爹帶在身旁，若有用處，恭伯父打點打點，也是好的。」

子明：「啊呀！」「『搖板——二姣兒他到有伯姪情分。難道說我無有手足之情。將心猿和意馬實實拿穩。到衙前替兄長認罪典刑。』」娘子，姣兒，哎呀！」(哭介下)

吳氏：「啊呀！」「『搖板——見官人出門去臉色不正。」

。這才是親手足骨肉連心。但願得天保佑大伯安穩。從今後吃長齋答報神靈。

〔衆同下〕

第十二場

縣官：（四差役書僮帶子忠上擊鼓介）四衙役二

差引上坐堂介，甚麼人擊鼓？

差甲：噫！（出門介）甚麼人擊鼓？

書僮：劉子忠攔路行凶，用法碼將關大官人打死。

差甲：凶犯可曾帶到？

書僮：帶來了。

差甲：候着。（進門介）啓稟大老爺，劉子忠攔路行凶，用法碼將關大官人打死，凶手帶到。

縣官：將凶手帶上堂來。

差甲：是。（出門帶子忠上堂）子忠作吐介，四差役書僮下跪下。

子忠！（跪介）不還我的銀子，還要叫跪下。

縣官：原來是一個醉漢。來，將他噴醒。（二差噴水子忠醒介）劉子忠為何攔路行凶

，用法碼將人打死，你要從實招來。

子忠：（怔介）啊呀，大老爺！只因關玄郎，欠

小老兒三百兩銀子，在大街之上遇見，

問他要銀，他搶去借據，抵賴不認借欠

，因此爭吵鬥毆，不知何人將法碼遞與

我手，竟會將人打死了，又不知怎樣來

到大老爺公堂，死罪吓死罪。

縣官：你既然將人打死，是要償命的呀。

子忠：大老爺天斷。

縣官：法碼入庫，來，將他上了刑具，暫且收

押，等本縣相驗回來，再為定奪。（差

乙押子忠下）

子明：（上）冤枉。

縣官：甚麼人喊冤？

差甲：（出門介）甚麼人喊冤？

子明：劉子明要求見大老爺。

差甲：候着。（進門介）啓稟大老爺，劉子明堂

口喊冤，要求見大老爺。

縣官：傳他上堂來。

差甲：是。（出門介）大老爺傳你。

子明：是。(同進門介)晚生劉子明，拜見公祖。

縣官：原來是二相公，你有什么冤枉？

子明：啓稟老公祖，那關玄郎乃是晚生一時失手，用法碼將他打死，與我兄長無干，快快將他放了回去，晚生前來領罪了。

縣官：這又奇了，方才你兄長親口招認，關玄郎是他為討賬鬥毆，用法碼將他打死，怎麼你又來喊冤，說是你打死呢？

子明：本來是晚生打死的。

縣官：來，帶劉子忠，你們堂口一見。

子明：多謝公祖。(出堂介)

子忠：(差乙押上)啊呀，兄弟你來了，愚兄酒後無德，將關玄郎打死了。

子明：兄長呀！你一時酒醉心迷，不省此事，這關玄郎，乃是兄弟用法碼將他打死，與兄無干，你快快回去，我來領罪。

子忠：這關玄郎分明是我打死，你快快回家去罷。

子明：咳！是我打死的。

子忠：啊呀，大老爺，關玄郎是我打死的，與我兄弟無關，望求大老爺快快放他回去

啊！

子明：是晚生打死的。

縣官：啊呀，你二人是兄不攀弟，弟不攀兄，本縣有一個憑天斷。

子忠——子明：怎樣憑天斷？

縣官：本縣命人做成生死板一塊，死板一塊，你二人在堂口搶板，搶生得生，搶死得死。

子忠：大老爺公斷。

子明：大公公斷。

縣官：來，做生死板兩塊伺候。(二差應介下)你兄弟二人在堂口伺候。

子忠：多謝大老爺。

子明：多謝大公公。(同下)

二差：(上)啓稟老爺，生死二板做到。

縣官：放下，傳掌板的。

二差：掌板的走上。

掌板：(上)身入公衙內，官差不自由。(進見介)參見老爺。

縣官：待等午時，命你發板。

掌板：是。

縣官：若有私賄等情，定要你的狗命。

掌板：小人不敢。

子忠：（上）貴差請過來。

掌板：大員外何事？

子忠：方才聽說大老爺吩咐，命你發板可是麼？

掌板：正是。

子忠：少時發板的時節，請將生板遞與我兄弟，將死板遞與老漢。

掌板：哦，我知道了，少時發板的時節，將死板遞與你兄弟，將生板遞與你，是不是？

子忠：咳！將死板遞與我，將生板遞與我兄弟。

掌板：是啊，將生板遞與你，將死板遞給你兄弟啊！

子忠：（取銀介）啊，貴差，這有散碎銀子，送與貴差買點酒喝罷。

掌板：（接銀介）哦哦，曉得了，你去一歇回兒罷。（子忠下）

子明：（上）貴差請過來。

掌板：二相公何事？

子明：少時發板的時節，請將生板遞與我兄長，將死板遞與我手。

掌板：哦，少時發的時節，你麼要將死板遞與你兄長，將生板遞與你手。

子明：咳！生板遞與我兄長，將死板遞與我。

掌板：是呀，將生板與你，死板與你兄長。

子明：（取銀介）不想我那姣兒的這錠銀子，在這時倒用着他了。啊，貴差，這裏有些散碎銀子，請貴差買點酒喝吧。

掌板：（接銀介）哦，是了，是了，你下去罷。（子明下）哈哈，這兩個人拿錢買死哪！

我也不敢要這銀子，待我稟知老爺，讓老爺也可以與他們筆下超生。啓老爺他們弟兄兩個人，送小人兩錠銀子，全要死板，小人不敢收下，銀子在此。（遞銀介）

生 死 板

縣官：放下，時辰可到。

掌板：時辰已到。

縣官：就此發板。

掌板：是。（提板介）哆！劉氏兄弟前來搶板哪！

子忠——子明：（幕內）來了！（撩衣上跑三叉花

掌板遮生板與子明介下子明接着捧地下

介子忠拾着捧地介追下掌板引子明子忠

上跑三叉花子忠子明兩邊搶板介子明搶

死板介掌板用頭頂子忠下）

子明：（跪介）死板在此，大公祖請來驗板。

縣官：（叫頭——劉子明！）

子明：大公祖。

縣官：二相公，咳，二相公啊！

子明：老父台，咳，大公祖啊！（同哭介）

縣官：咳！聞玄郎分明是你兄長，用法碼將他

打死，你……為何定要替他一死。

子明：（叫頭——老父台。）想晚生三歲亡父，七

歲亡母，全虧我兄長將我扶養成人，如

今替他一死，以報他的恩啊！（哭介）

縣官：（叫頭——二相公啊！）你既然有這樣義氣

，待本縣詳文上司，若能開活與你，也

未可知，不過你的功名，不能保留了。

子明：公祖週全。

縣官：功名革去，請你盡供。（子明去中盡供

介）上了刑具，你弟兄堂口一別。（四衙

役同下二差押子明出門介）

子忠：（上）啊呀，我的好兄弟啊！

子明：啊呀，我的好兄長啊！（同哭介）

子忠：（叫頭——啊呀，兄弟呀！）聞玄郎本是愚

兄，用法碼將他打死，你……為何苦苦

替我一死啊？

子明：（叫頭——兄長！）小弟三歲亡父，七歲亡

母，多虧兄長將我扶養長成人，此恩此

德，如同再造，今日之事，理當身碎

骨，報兄大恩啊！（哭介）

子忠：兄弟呀！『二黃搖板——我哭一聲好兄弟

呀。』

子明：『搖板——我叫一聲親兄長呀。』

子忠：『搖板——聞玄郎原本是愚兄傷命。你苦

苦替我死兄怎安心。」

子明：「兄長呀！『搖板——三歲亡父兄照應。七歲亡母兄看承。兄長待我恩高威。分身碎骨當報恩。』」

子忠：「兄弟呀！『搖板——你願替兄義氣盡。家中妻兒靠何人。還讓愚兄把罪領。你好執掌我門庭。』」

子明：「兄長呀！『搖板——小弟當堂把罪認。豈容反悔另換人。妻兒現有兄照應。我死九泉不掛心。』」

子忠：「兄弟呀！『搖板——賢弟執意兄怎忍。活活痛死年邁人。』」

子明：「（哭頭——親兄長呀！）」

子忠：「（哭頭——啊……好兄弟呀！）」

子明：「（哭頭——啊……好兄長呀！）」（二差推子明下）

子忠：「『搖板——只見兄弟上了刑。萬把剛刀刺我心。急急忙忙回家奔。』」（圓場介）弟妹快快出房門。」

吳氏：「（定生金姐同上）『搖板——正在房中心不定。』」呀！『大伯安穩我放心。』」

子忠：「（叫頭——啊呀，弟妹呀！）」憑兄酒後無德，將關玄郎打死，不料兄弟去至衙前，替我招認，上刑收監了。」

吳氏：「你待怎講？」

子忠：「他替我招認了。」

吳氏：「啊呀！『二黃倒板——聽說是我夫替兄招認。』」（叫頭——官人，我夫，咳，相公呀！）『搖板——眼看看同林鳥就要失羣。關玄郎原本是兄傷他命。』（咬子忠圓傷介）却因何連累了我的夫君。」

子忠：「弟妹呀！『搖板——弟妹休得咬牙恨。木已成舟毀不行。你我同把衙前進。』」（掃頭圓場雙進門拉吳氏定生金姐同下）

第十三場

京詳：「（上擊鼓介）衙役二差引縣官上坐堂介」

京詳到。祇因劉子明將關玄郎打死，此案本欲寬免死罪，因關玄郎乃朝廷現任官員，被劉子明打死，定要抵償，念他是一義士，保全他的全屍，三敘費命，即刻行刑。」

縣官：「後堂留宴。」

京詳：公務在身，不敢久停，告辭了。

縣官：恕不遠送。（京詳下）來，帶劉子明。

二差：是。（下押子明上）

子明：叩見大老爺。（跪介二劊子手上）

縣官：二相公，本縣本當極力超生與你，怎奈

聞玄郎乃是現任官員，今有京詳到來，

上云打死朝廷命官，實難免赦，但念你

是個義士，成全你一個全屍，要將你三

絞費命，你死在九泉，休怨本縣。

子明：此乃犯生命該如此。

縣官：來，上綁。（二劊子手綁子明介）打道法

場。（起坐衆同走圍場將子明上椿介）午

時行刑，時辰尚早，命他家下人祭奠祭

奠。

劊子手：呔，大老爺有諭，命劉家人一祭。

子忠：（幕內）走哇！（吳氏定生金姐同上）『二

黃搖板——適才間到衙門前去打聽。才知

道我兄弟法場行刑。得兇信身戰抖四肢

力盡。』（同走圍場跪介）

子忠：兄弟呀！

吳氏：夫啊！

定生——金姐：爹爹呀！（同哭介）

子忠：啊呀，兄弟吓『搖板——你義氣留千古兄

得留命。』（叫頭——兄弟呀！）今天你受

典刑，兄得安穩，你來看，這法場上之

人，那一個不稱贊你，那一個不罵我，

我是滿腹哀苦，這一時也不能訴之萬一

，似這樣生離死別，怎不叫人傷心，喏

喏，這有盃斷腸酒，請兄弟飲下，以

表愚兄敬意呀！（哭介）

吳氏：住了！你自己行兇，將人打死，害得你

兄弟身受典刑，我們骨肉分離，誰要你

敬這斷腸酒呀！（哭介）『搖板——你行兇

打死人害他償命。誰要你假仁義敬酒表

心。』

子明：『倒板——一家人只哭頭山搖地震。』

子忠：兄弟！（哭介）

子明：『搖板——捨不得親兄長養育情深。』

吳氏：夫哇！（哭介）

子明：『搖板——捨不得結髮妻無人照應。』

定生——金姐：爹爹呀！

子明：『搖板——捨不得兒和女尚未成人。』

子忠：『搖板——我哭一聲好兄弟。』

子明：『搖板——我叫……一聲好哥哥。』

吳氏：（哭頭——奴的夫！）

子明：（哭頭——我的妻！）

定生——金姐：（哭頭——老爹爹！）

子明：（哭頭——小姣兒！）

子忠——子明——吳氏——定生——金姐：（哭頭——啊

……！）（掃一句）

劍子手：咳！（喝子忠吳氏定生金姐下）

縣官：時辰可到？

劍子手：午時已到。

縣官：行刑。（二劍子手應絞子明覽介）命劉家

人前來收屍。（四衙役二差同下）

劍子手：劉家人前來收屍。

子忠：（吳氏金姐定生同上跪哭介）啊呀，兄弟
呀。

吳氏：啊呀，夫君呀！

定生——金姐：啊呀，爹爹呀！

子忠：『搖板——你受刑叫恩兄心怎安穩。』

吳氏：『搖板——圖義名拋妻子又撒姣生。』

子忠：『搖板——叫人來抬屍首急忙家奔。』（掃

頭衆同下）

第十四場

馬氏：（保柱同上）心肝的，自從你家二叔死了
之後，二孀他終日啼啼哭哭的，還得想
個法子才是。

保柱：有了，你等一會去到靈堂，送茶為名，
用好言勸勸二孀，叫他趕快嫁人，他若
不允，你用厲害言語，嚇他一嚇，他可
以不哭了，不然把他嚇跑了。

馬氏：這個主意不錯，我去試試看。正是，非
怪我的毒氣狠。

保柱：你不義來我不仁。

馬氏：他不義。

保柱：是他不義。

馬氏：但願害他全家命。

保柱：一個不死不放心。（同笑介下）

第十五場

定生：（小過門上拜介）有請母親。

吳氏：（金姐同上哭介進門祭拜介）（叫頭——夫
君，我夫，咳，夫呀！）

定生——金姐：（叫頭——爹爹，天倫，咳，爹爹

呀！

吳氏：『二黃倒板——見靈堂不見夫陰魂可在。』

『迎龍——望夫君在天靈鑒我心懷。』

（坐介）『原板——實指望夫妻們到老恩愛。實

指望夫妻們百年同偕。你祇顧貪義氣圖

名千載。全不念年少妻兒女嬰孩。我有

心盡節義請你來帶。伯年邁兒女小怎樣

安排。倒叫我進退難把心難壞。心兒內

似箭穿萬把刀裁。你今死留義名人皆誇

愛。』

『搖板——可知道苦壞了寡居裙釵。』

馬氏：（上）世間萬般苦，最苦是寡婦。（進門

坐介）啊，二奶奶，自古道人死不能復

生，不要哭了，想的日子還在後頭呢！

這有杯茶請你用用罷。

吳氏：多謝嫂嫂，我不用茶。

馬氏：少用一點。

吳氏：不用。

馬氏：少用一點。

吳氏：不用。

馬氏：不用就不用，不要生氣。啊，二奶奶，

我要勸勸你，這個寡婦是不容易守的，

我嫁到這裏來，已經是第八次啦，還是

想法再找個歸宿去罷。

吳氏：我丈夫雖死，我有子有女，你如何滿口

胡言，快快出去，從今以後休要見我。

馬氏：（起坐介）啊，我這好心，到變成惡意，

還叫我出去，以後不要見你，那個願意

見你哪！（出門介）哼！不聽我勸，早晚

用點手段對付你們，才知道我的利害。

（下）

吳氏：啊呀，且住！馬氏出門言道，早晚知道

他的利害，我若在此，必說計害我，

想定生乃是他劉家後代，將他留在家中

，諒大伯也不會錯待，我不免帶了金姐

，（哭介）找一尼菴，削髮為尼以修來世

罷！啊，兒啊，你先去睡罷。

定生：兒遵命。（下）

吳氏：啊呀，夫呀！你如今得其安穩所在，你

可知我們家中遭此顛沛呀！（哭介）『搖

板——夫死在九泉下身體安穩。可知道你妻兒又有災星。帶定了小金姐隨娘外奔。(同出門回頭看哭介保柱暗上看介)親骨肉難割捨四散離分。』(叫頭——去世的夫，定生兒，咳，兒啊！)(兩回頭看哭介同下)

保柱：哈哈，他們走了，待我叫媽出來，媽呀！

馬氏：什麼事？

保柱：他們走了！

馬氏：待我進去看去(進門看介)唷，真走啦，這可怎麼好哇！

保柱：這更好了，我們將老頭子叫了出來，就說二奶奶逃走了，叫老頭子去找她去，但願一去不回來，留下這一個小畜生，慢慢我來收拾他幾天功夫，就叫他死在我手裏。

馬氏：好主意，將定生喚醒。

保柱：定生，定生，(定生上)你丟了人了。

定生：丟了甚麼人？

馬氏：你媽呢！

定生：我不曉得那裏去了，啊呀媽呀！(哭介)

馬氏：你媽跟人跑了。

定生：我要我的媽呀！(哭介)

馬氏：保柱，請老頭子來。

保柱：有請大姑爹。

子忠：(上)甚麼事，大驚小怪的？

馬氏：老頭子你弟媳婦，才守了幾天的寡，他就受不了，跟人跑了。

子忠：胡說！

馬氏：人沒有了是真的。

子忠：(看介)啊，兒呀，你母親與你妹妹，那裏去了？

定生：我在此睡覺，伯母到此將我喚醒，問我母親，我也不知道往那裏去了，啊呀，母親呀！(哭介)

子忠：啊，他往那裏去了？

馬氏：啊呀，老頭子，你閨的禍，兄弟替你一死，如今弟婦跑了出去，你就不看在你兄弟分上找他一找嗎？

保柱：照哇！你要不找他回來，怎麼對得起二叔呢。

子忠：好哇！我將定生兒交與你們，要好看待，我前去找我弟婦回來，找着弟婦我便回來。

馬氏：找不着呢？

子忠：找不着麼，我怎麼對得起我那去世的好兄弟呀！（哭介）『搖板——賢弟婦不辭別事必有因。倒叫我一時間難解其情。叫馬氏和保柱門戶照應。去找那賢弟妹轉回家門。』（下）

定生：媽呀！（哭介）

馬氏：不要哭，不要哭，你媽前去嫁人啦，後面讀書去罷。

定生：是。（下）

馬氏：這就好了，望那老頭子，永遠不要回來。

保柱：那這份家產，可是我的啦！（同笑介下）

第十六場

小尼姑：（三小尼姑同上）你我禪堂參禪已畢，

不免在此伺候了。

吳氏：（幕內）走哇！（金姐同上）『二黃搖板——事逼迫無可奈才往外奔。尋一個菴觀院以修來生。』裏面那位師父在？

小尼姑：（出門介）這位施主，到此何事？

吳氏：要見你家師太。

小尼姑：請少站，待我通泉。（進門介）

吳氏：多謝了。

小尼姑：有請師父。

尼姑：（上）身入空門把行修，紅塵萬事俱拋丟。何事？

小尼姑：外面有施主要見。

尼姑：待我出迎。（出門介）原來是施主，請至裏面。（同進門介）請坐。

吳氏：謝坐。（同坐介）

尼姑：施主身穿重孝，敢是前來燒香還愿。

吳氏：並非燒香還愿，我是前來出家修行，望師父收留於我。

尼姑：啊呀，施主前來，必有不平之事，若言修行二字，小尼是不敢收的。

吳氏：啊，師父，我丈夫已死，我家無人，無依無靠，誠心前來修行，請師父收留，決不連累師父的。

尼姑：既是誠心前來修行，你先去香湯沐浴，少時去至大殿，我與你落髮受戒便了。

吳氏：謝過師太。（起坐拜揖介）

尼姑：罷了。（起坐介）正是，誠心歸與佛。

吳氏：萬事俱成灰。（衆同下）

第十七場

馬氏：（保柱同上）現在那小的怎麼辦？

保柱：不要緊哪，你把他叫出來，命他在前應掃雪，雪內掃出乾土便罷，如若不然，你就叫我，活活的把他打死。

馬氏：好，就這麼辦，把他叫出來。

保柱：定生。

定生：（上）爹爹命亡早，孩兒受煎熬。參見伯母。

馬氏：罷啦罷啦！幹什麼要這許多窮禮啊？我來問你，幹什麼去啦？

定生：孩兒南學攻書去了。

馬氏：念書有什麼好處啊？

定生：念了書，兒好做官。

馬氏：啊，你還想做官哪？要麼做你媽的門差官。

保柱：要麼做湯官。

馬氏：你手裏拿的什麼？

定生：聖賢之書。

馬氏：拿來給我看看。（接書介）保柱啊，你看這是什麼書啊？

保柱：這那兒是書呀，這是廣東歷本哪。

馬氏：我問問你，我們家裏誰待你好？

定生：伯父待我好。

保柱：你看，一說就是老頭子待他好，你問問，你待他怎麼樣。

馬氏：我待你怎麼樣啊？

定生：伯母嗎！

馬氏：啊？

定生：也好。

保柱：你聽見啦嗎，到你這兒，就加上一個也好，我來問問他，我待你怎麼樣啊？

定生：你呀，你是個王八蛋。

保柱：你聽見了沒有，他罵我是王八蛋。

馬氏：好孩子，你把帽子摘下來罷。

定生：摘下帽兒，豈不寒冷。

馬氏：給你換皮帽子。（定生脫帽保柱接戴介）

你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

定生：啊，伯母，外面大雪紛飛，脫去衣衫，

豈不要凍死孩兒。

馬氏：給你換皮袍子。（定生脫衣保柱接穿介）

過來，我跟你說話。

定生：伯母講些什麼？

馬氏：（打定生嘴巴介）『二黃搖板——手持家法

來打定。活活打死小畜生。』（持板打定

生介）

定生：伯母哇！（哭介）『搖板——伯母休要怒氣

生。孩兒言來聽分明。總然是打死了不

要緊。（哭頭——伯母哇！）誰是披藤戴孝

人。』

馬氏：『搖板——恨你不過我下口咬。（咬定生介

）活活氣壞年邁人。』

保柱：好啦好啦，你不要打他啦，今天不是念

經的日子嗎？

馬氏：不是你提起，我倒忘啦。這裏有掃帚一

把，家法一根，命你看守他，叫他在前

廳掃雪，雪內掙出乾土便罷，如若不然

，把他活活打死。正是，口念千聲佛，

早晚一柱香，罷罷罷，阿彌陀佛。

定生：我把你這老。

馬氏：老什麼？

定生：老伯母哇！

保柱：姑媽，他罵你是老白虎。

馬氏：誰說我是白虎，我的的話啞是青龍。

（下）

定生：我把你這小。

保柱：小什麼？

定生：小哥哥啊！

保柱：你給我掃雪。（持板打定生介子明魂上

打保柱介）

定生：『二黃搖板——昔日裏螳螂取捕蠶。偶遇

着黃鵲把路攔。那黃鵲又被金彈打。打

彈之人被虎餐。虎得飽食回山轉。失足
落在井裏邊。(保柱睡介)這才是一報同
一報。仇報仇來冤報冤。掃雪掃得我眼
花了眼花了。(掃雪介轉身見子明魂)
啊呀！『搵板——只見爹爹在面前。』(倒
地介子明魂下)

子忠：(上)『搵板——這大雪兒不住紛紛下。不
知弟妹落誰家。悲切切我把草堂下。

(進門吊毛介脫衣與定生穿介)只見定生
雪內扒。『醒來。』

定生：『倒板——耳邊廂又聽得一聲呼喚。』(醒
起介)『搵板——只見伯父在面前。』

子忠：兒啊，大雪寒天，不在南學攻書，為何
扒在雪地，豈不凍死我兒。

定生：啊呀，父啊！只因伯母，命兒在前廳掃
雪，雪內掃出乾土便罷，如若不然，將
兒活活打死。

子忠：我却不信。

定生：伯父請看。

子忠：好賤人。『搵板——一見傷痕果是真。鐵

石人兒也傷心。』兒啊，你的衣帽往那
裏去了？

定生：被保柱哥哥穿得去了。

子忠：好奴才，他現在那裏？

定生：現在廳前。

子忠：(同進門持板打保柱介)奴才，奴才。

保柱：咳咳咳！(醒介)

子忠：好奴才，你為何穿他的衣帽？

保柱：他送給我穿的。

子忠：奴才，還不與我脫了下來。

保柱：小氣死啦。(脫衣帽介)拿去。(定生接
穿介)

子忠：喚你姑媽前來。(坐介)

保柱：(出門介)姑媽，姑媽。(馬氏上念經介)

姑媽，你不要罵人。

馬氏：我不是罵人，我在念經啊。

保柱：不好啦，老頭子回來啦！

馬氏：這怎麼辦哪？

保柱：你進去灌灌迷湯就完啦。

馬氏：(同進門介)甯，老頭子，你回來啦？

子忠：好賤人，你為何命他在前廳掃雪，雪肉掃出乾土便罷，若不如然，要把他活活打死，你……好狠心啊！

馬氏：唷，你別聽他這孩子，胡說八道。

子忠：他身上的傷痕，那裏來的？

馬氏：我跟你說呀，外面下這麼大雪，他非要放風箏不可，不想掛在樹上，他非要上去拿，讓掛枝劃的。

子忠：兒呀，這樣大雪寒天，你還放的什麼風箏啊？

定生：啊呀，伯父。

馬氏——保柱：咳，你不要胡說八道。

子忠：你們不要驚嚇於他。你講。

定生：孩兒的肚中饑餓了。

馬氏：你看這孩子，多沒有出息。早上起來，

他說肚子餓啦，我讓保柱買了十個包子，我吃啦六個，他吃啦四個，剩下都給你吃啦。

保柱：不對，買啦十個包子，我吃啦七個，我姑媽吃啦三個，剩下都給他吃啦。

子忠：胡說。現在還有什麼，拿來充飢。

馬氏：現在有現成的麵。

子忠：好，取來。

馬氏：（保柱同出門介）保柱，你有什麼主意沒有？

保柱：你預備兩碗麵，第一碗拿進去，他必然要搶，你就說有大有小，第二碗把碗燒得通紅，他一拿必然摔在地下，那個時候，再找他的差兒。

馬氏：好，就這麼辦。『搖板——第一碗付與老頭子用。』（端麵進門定生欲取介）『有大有小。』（子忠接吃介）『二碗付與對頭人。』（定生接取捧地介）你看哪，麵來晚了一步，他的脾氣多大，把麵碗都摔啦。

子忠：好奴才！（起坐介）『搖板——小奴才不與我爭口氣。將碗摔在地埃塵。我本當不打校生子。』

馬氏：對啦，你做個佛爺，把他供起來。
子忠：咳！『搖板——馬氏一傍發恨生。咬定了

牙關將兒來打。』持板打定生介定生出門逃下介)

馬氏：你看摔啦一個碗，又不要緊哪！你這麼一打，把他打跑啦，我不管，你給我找兒子去。

子忠：啊呀！『搖板——馬氏一旁假淚淋。回頭便對安人論。我有言來你是聽。這甚麼家財交與你。大街之上尋定生。』(同出門馬氏踢子忠吊毛介下)

馬氏：(笑介)『搖板——他二人中了你我計。』
保柱：『搖板——不死也要脫層皮。』(同下)

第十八場

定生：(上)『二黃搖板——姑媽作事心腸狠。要害定生命賤生。閃開大步往前奔。』(掃頭下)

子忠：(上)『搖板——大街之上俱找到。不見定生爲那條。我順着街道往前找。』(掃頭下)

第十九場

定生：(上躲避子忠上尋介同碰倒地介)『二黃

搖板——霎時不由我昏迷不醒。』(子忠抱定生立起介)『搖板——只見伯父面前存。』伯父，姪兒打不起了。

子忠：啊呀，兒啊！你為何將麪碗摔在地上呀？

定生：啊呀，伯父啊！非是姪兒將碗摔碎，只因伯母將碗燒紅，將我雙手燙爛了！(哭介)

子忠：我却不信。

定生：伯父請看。

子忠：啊呀，好賤人！『二黃搖板——可恨馬氏心腸狠。苦害定生爲何情。』兒啊，隨我回去罷。

定生：我不回去了，恐怕伯母再要加害。

子忠：兒啊，有為父在此，你我回去罷。

定生：姪兒走不動了。

子忠：怎麼，走不動了！也能，你站在這高坡上面，待我背你回去。

定生：伯父年邁，恐怕背不動了。

子忠：我麼，不老！

定生：如此孩兒送命。（登高坡介）

子忠：（拔鞋背定生介）『搖板——前世裏燒下了

斷頭香。今世遇見狠心娘。』

定生：啊，伯父，你看爹爹來了。

子忠：在那裏？（放下定生介）

定生：在我們面前。

子忠：『搖板——叫一聲同胞弟慢慢相等。』

定生：啊，伯父，爹爹去了。

子忠：呀呀！好端端的，那裏來的鬼呀？

定生：我分明看見的呀。

子忠：胡說，待我背你回去。

定生：伯父，姪兒走得動了。

子忠：啊，走得動了。

定生：正是。

子忠：好，兒啊，隨我來。（掃頭同下）

第二十場

馬氏：（保柱同上）『二黃搖板——但願他二人俱

喪命。』

保柱：『搖板——萬貫家財我擔承。』

子忠：（定生同上進門打馬氏嘴巴介）好好好，

你這賤人，為何將碗燒得通紅，將他一雙小手都燙爛了。

馬氏：這是他玩雪獅子凍爛的。

子忠：呸！（持板打馬氏倒地介）

保柱：好啦好啦，別打啦，啊，我說劉子忠。

子忠：好，你這奴才，劉子忠，也是你叫的嗎？

保柱：我告訴你說，你把我的姑媽打死，你還是願意官辦，還是私休？

子忠：官辦怎講，私休怎說？

保柱：要說官辦，我跟你到法院解決，

子忠：私休呢？

保柱：你們兩個人請出，家財歸我。

子忠：好，你這個奴才，你要吞沒我的家財啊？

保柱：嘿，不是一天啦。

子忠：拼着我的家財不要，我打死你這個奴才。

。〔舉板欲打介〕

保柱：咳，姑爹，姑爹，不要打啦，你猜姑媽，

，真死還是假死？

，真死還是假死？

子忠：這死還有真假嗎？

保柱：對啦，我姑媽這個死是假死，我教你一個法子，你就說，你這賤人，來到我家，一不生男，二不養女，那有賤菜剩飯與你，保柱過來，將他抬在荒郊，架起乾柴烈火，燒哇，燒哇，與我燒哇，一燒他就活啦？

子忠：好，我你演習演習。嘿！你這賤人，來到我家，一不生男，二不養女，那有賤菜剩飯與你，保柱過來，將他抬在荒郊，架起乾柴烈火，與我燒。

保柱：咋！燒哇，燒哇，燒哇！

馬氏：（立起打保柱介）我這點機關，你怎麼都給我說破啦？

保柱：我不說，他要打死我哪。

馬氏：得啦，老頭子馬馬虎虎拉倒罷。

子忠：住了，從今以後，我們在樓上位，你們在樓下位，一日三餐，要你母子送來，若要來遲，要打直你的狗腿，要了你的狗命哪。（帶定生下）

馬氏：這怎麼好呢？

保柱：我還有主意，我們家院內，不是有一個佛爺的座子小鉢蓮花，分量也不太重，到半夜三更，將這鉢蓮花輕輕的移至樓上，將小的壓死，叫那老的償命。要是將老的壓死啦，叫小的償命，你看好不好哇？

馬氏：這個主意倒不錯，我們就這麼辦罷。

（同下）

第二十一場

子忠：（帶定生同上）啊，隨為伯上樓來。（同上樓介）兒啊，我們好安歇了，（同

睡介起二更保柱上樓挑帳看介下）

定生：啊，伯父我有些害怕。

子忠：不要害怕，你在我這頭來睡罷。

定生：是（掉頭睡介起三更保柱攪鉢蓮花上樓壓死子忠介下起鷄啼聲）

定生：（醒介）啊，伯父，伯父，（看介）啊呀，伯父呀！伯母快來。

馬氏：（保柱同上樓介）來了，來了，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定生：啊呀伯母，你看看伯父怎麼樣了。

馬氏：（看介）你怎麼啦，我叫你套死老的呀！

保柱：我看的時候是他麼！

馬氏：哈哈，你小小年紀，竟會做出這樣事情。

定生：怎樣是我做的事情。

保柱：事大事小見官就了，我去打聽叫地保去。

○（下樓出門介下）

馬氏：少時到了堂上，不准你說話，你要是說話，我可要你的命。

定生：是。

保柱：（地保同上）我家出啦人命啦。我的姑爹被人害死了。（同進門上樓介）

地保：誰害死的？

保柱：是他。

地保：哦，是他，怎樣害死的？

馬氏——保柱：用鉄蓮花把他套死的。

地保：待我來看看。（挑帳看介鎖保柱介）

保柱：哦，怎麼把我鎖啦，我是原告啊！

地保：他的被告年紀小，我怕你的原告跑。走走。（衆同下）

第二十二場

縣官：（四衙役二差引上）『二黃搖板——苦讀寒窗圖上進。實授新安爲縣令。爲臣効當

把忠盡。（坐堂介）國泰民安永太平』

地保：（上）啓泉大老爺，劉家出了人命，如今人犯帶上。

縣官：帶上堂來。

地保：是。（下帶馬氏定生保柱同上）

馬氏——保柱：叩見大老爺。（同跪介）

縣官：你們叫什麼名字？

馬氏：小婦人馬氏，他叫保柱，他叫定生，只因他的父親，替我丈夫一死，他懷恨在心，用鉄蓮花將我丈夫套死啦！

縣官：哦！又是劉家出了人命，鉄蓮花現在何處？

馬氏：現在我們家裏。

縣官：來，去到劉家將鉄蓮花取來。（二差應

介下）定生你為何將鐵蓮花套死伯父，從實招來。

馬氏：他是個啞吧，不會說話。

二差：（上）啓稟大老爺，包大人到此。

縣官：將他們帶下去。（地保帶馬氏保柱定生下）迎接去者。（起坐出門上轎介衆同下）

第二十二場

縣官：（四衙役二差引上出城介排子四龍套張龍趙虎王朝馬漢引包公上）新安縣迎接大人。

包公：察院伺候。（衆同進城下）

第二十四場

（四龍套四衙役二差張龍趙虎王朝馬漢縣官引包公上坐堂介）

縣官：卑職新安縣程全，參見大人。

包公：免禮。

縣官：謝大人。

包公：貴縣，你這案下，可有甚麼奇巧案件？
縣官：現在敝衙，有一姪兒害死伯父一案，尚

無口供。

包公：將人犯帶來，老夫審問。

縣官：來！人犯帶來。（二差應介下帶馬氏定生保柱同上）

馬氏：保柱：叩見包大人。

包公：你叫甚麼名字？

馬氏：小婦人馬氏。

包公：你叫甚麼名字？

保柱：我叫保柱，

包公：你叫甚麼名字？

馬氏：啓稟大人他是啞吧，不會說話，他名字叫定生。

包公：你們為了何事，前來告狀？

馬氏：他是我的姪兒，只因他的父親，替我丈夫一死，他懷恨在心，用鐵蓮花將他伯父套死啦！

包公：定生，你為何將鐵蓮花，套死你家伯父，從實招來。

馬氏：他是個啞吧，不會說話呀。
包公：多口，將他二人帶了下去。（二差帶馬

氏保柱下。張龍趙虎，用席棚一面，將定生枷在市口，若有人與他講話，帶來見我。掩門（衆同下）張龍趙虎與定生上席棚出門坐介。

吳氏：（幕內）走哇！（上）『二黃搖板——住尼菴，遵師命每日緣化。化滿了一千戶才許落髮。』（看介）這不是我兒定生麼？

定生：啊呀，母親啊！（哭介）

張龍——趙虎：呔，你是他的甚麼人？

吳氏：我是他的母親，他是我的兒子。

張龍——趙虎：一同去見包大人。

吳氏：我正要去見包大人。（同進門介）

張龍——趙虎：有請大人。

包公：（四龍套王朝馬漢縣官引上坐堂介）何事？

張龍：啓稟大人這一女僧，與這小孩子說了話了。

吳氏：叩見大人。（定生同跪介）

包公：你是這小孩童甚麼人？

吳氏：他是我的兒子。

包公：他為何不會說話？

吳氏：兒啊，你怎麼不會說話呀？

定生：啊呀，母親啊！只因伯父，不知被何人，用鐵蓮花套死，伯母叫我不准說話，如若不然，定要將兒活活打死。

吳氏：啊呀，大人啊！『搖板——兒言道馬氏不准他說話。害死大伯用蓮花。此事內中必有差。望求大人仔細查。』

包公：哦！『搖板——聽罷了這女子一席之話。却原來馬氏女擾亂人家。害人者遇老夫豈能就罷。按律條來定罪以正國法。』

帶馬氏。

張龍：帶馬氏。

馬氏：（二差押上跪介）叩見大人。

包公：定生用鐵蓮花套死你丈夫，這鐵蓮花原在何處？

馬氏：放在樓下院子裏頭。

包公：下去。

馬氏：是。（二差押下）

包公：鐵蓮花可曾帶到？

縣官：現在堂口。

包公：張龍趙虎，將鐵蓮花取來。

張龍——趙虎：是，（下搬鐵蓮花上介）取到了。

包公：定生，將這鐵蓮花搬起來我看。

定生：是。（立起作搬介）搬不動。（跪介）

包公：你們起過了。

吳氏——定生：謝大人。（立起介）

包公：吩咐下去，除了衙內之人，不拘年紀大

小，能將這鐵蓮花搬起，老夫賞他二百

兩銀子。（保柱上）

張龍：咋！下面聽者，大人吩咐，除了衙內之

人，不拘年紀大小，能將這鐵蓮花搬起

，大人有賞二百兩銀子。

保柱：呢，這是外款呀！啊，你說什麼？

張龍：大人吩咐，那個搬起這鐵蓮花，賞他二

百兩銀子。

保柱：我能搬。

張龍：你能搬，好，待我與你通稟。啓稟大人

，保柱言道，他能搬起。

包公：叫他搬來。

張龍：大人叫你搬來。

保柱：好，待我搬來。（搬鐵蓮花介）

包公：（三笑介）嚀！（保柱跪介）你如何將人害

死，從實招來。

保柱：咳，這是什麼話呀！你不給我二百兩銀

子，還說我害死人命，這怎麼擔當得起

啊？

包公：不用大刑，諒你不招，來，大刑伺候。

保柱：慢來慢來，我招。

包公：從實招來。

保柱：我姑媽叫我，拿這個鐵蓮花，半夜三更

把定生套死，不想套死啦我們姑爹，這

是初犯，下次不敢。

包公：帶馬氏。

張龍：帶馬氏。

馬氏（二差押上）叩見大人。

包公：馬氏，你如何謀害人命，從實招來。

馬氏：小婦人是好人呀。

包公：保柱已經招認，你去對來。

馬氏：怎麼，你招認啦？

保柱：不招要挨打呀！

馬氏：好啦，我也招啦罷！椿椿件件都是實的。

包公：剖供上來。（張龍遞馬氏保柱下）打道劉家

了下去。（二差押馬氏保柱下）打道劉家。
（起坐衆同出門上轎圓場下轎介進門
上樓介子忠暗上入帳作睡介）取老夫的
還魂棒過來。

張龍：（取棒介）寶物取到。

包公：（持棒挑帳作法介）醒來。

吳氏：大伯醒來。

定生：伯父醒來。

子忠：『倒板——夢魂中又聽得呼喚聲音。』（醒

起介）『搖板——又見太爺面前存』。

縣官：包大人救了你的性命，當面謝過。

子忠：哦，叩謝包大人。（叩介）

包公：罷了，好好扶養定生。

子忠：那個自然。

包公：打道回衙。（衆同下樓出門介包公上轎

介尾聲衆同下）



藝 壇 宗 匠 麒 麟 童 集

集 十 珍 貴 全 照 書 片 銅 百 餘 紙 領 精 名 印 家 編 選 排 述 新 數 類



內 容
充 實 豐 富
淋 漓 精 緻

編 撰
文 壇 名 士
票 界 名 宿

是 麒 麟 藝 的 大 檢 討

是 麒 麟 派 的 大 本 營

現 已 編 印 • 卽 將 出 版



吾開創首

素色紅誼民含內

名又

膏开色紅

買可處到

疫避

美觀

品出廠水香星明海上

行發房藥大西中海上

膏 开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張 高 江 潘 董 陳 棋 國 晚 各 永
中 百 一 念 仰 厚 藝 粹 星 大 祥
原 歲 秋 辰 峯 甫 社 社 社 店 局 館
上海直隸路七九號
上海山海關路三二〇號
上海河南路一七六號
上海愛文義路五一七號

每冊國幣二角

麒麟童真本之

- 一：蕭何月下追韓信
- 二：全部鴻門宴
- 三：掃松下書・斬經堂
- 四：全本四進士
- 五：羣英會・借東風・華容道
- 六：徐策跑城・臨江驛
- 七：薛平貴與王寶川
- 八：全部明末遺恨
- 九：打嚴嵩・九更天
- 十：全本生死板

每冊國幣二角